

清早，照例步行三个街区去买报，报纸照例是五毛，照例边走路边翻开报纸浏览标题。但行至拐角处不能“照例”了，兀自一惊，顿住脚步——七八英尺外的墙壁下，是一种叫“紫浪”的矮牵牛花，不但盛放浓烈而纯粹的紫瓣，而且约齐了向人行道方向倾斜。铁丝网围着的花圃内，“紫浪”不客气地钻出缝隙，少说上百朵，角度一致，方向一致。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一位画家会用什么方式表达对一个地方或一个城市深深的爱？很简单，他会将自己毕生最优秀、最心爱的作品赠送给这个城市的艺术馆。你猜对了，我说的便是中国艺术大师、当代天才画家吴冠中先生。本月22日，他的儿子吴可雨又将一批吴冠中的遗作赠送给香港艺术馆。我说又，是因为这已不知是第几次捐赠了——从吴冠中生前到吴冠中逝世。香港艺术馆珍藏的四百五十多件吴冠中的作品，统统是吴冠中以及其家人无私的捐赠。这也使香港艺术馆成为全球珍藏吴冠中作品最多的艺术机构。

吴冠中为何对香港如此款款深情？报道说是他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从巴黎学成归国时路过香港，对香港这个东西文化荟萃之地留下深刻的印象。还有一点更有趣，那就是2002年，香港艺术馆举办了“无涯惟智——吴冠中艺术里程”大型回顾展，他后来在自传《我负丹青》说：“（香港艺术馆）不仅仅张挂了我的作品，而是通读和理解了我的艺术探索，剖析我探索方向中的脉络……比方从八十年代的《双燕》到十年后的《秋瑾故居》，又十年而出现了《往事渐杳，双燕起飞了》（即《忆江南》），三幅作品被并列……作者的喜悦莫过于被理解，遇知音。”

吴冠中不仅是当代中国最伟大的艺术家，他的风骨也一再为人称颂。他敢讲真话，敢批评不合理的事物，不吐不快，铮铮铁骨，耿耿硬汉，中国画坛无人不敬佩，即使是他的敌人。

他是硬汉，作品却展示了另外一面：优美动人，柔情似水。不必看原作，只要上网找出他的几幅作品瞧瞧，只要看上一眼，就会被深深迷住。据说香港艺术馆将于明年年底设立吴冠中展厅，我们拭目以待。

吴冠中对香港的爱

吴冠中
非
舒
非
维港浪花

如何控制自己的生活？也许一个寓言有助于理解我的观点。

在俯瞰着意大利的美丽城市威尼斯的一座山顶上，住着一位天才老人。传说无论谁提出任何问题，他都可以回答。

当地有两个男孩，觉得自己有办法愚弄那个老人，所以他们抓到一只小鸟，朝他的住处走去。

其中一个男孩手握那只小鸟，问老

文友伟明兄受上海总公司委派到安徽含山工作，他常在群里晒含山的名胜和美食，他说，含山的老鹅汤是当地一绝。我们这些饕餮之徒被伟明这么一“勾引”，个个口水直流，我在群里号召“到含山吃老鹅汤去！”应者众。于是两辆车载了10个文友开始了含山三日自驾游行程。

根据伟明的安排，第一天中午吃老鹅汤，得到大家一致赞许，满足了大家想早点喝老鹅汤的愿望。一路上，“含山游临时群”里所发的信息都是和鹅有关的，有人说，她人生会背的第一首诗就是“鹅鹅鹅，曲项向天歌”；有人说，在绍兴看到王羲之“鹅池碑”，从此爱上了书法；有人说了在三

美食

一丛矮牵牛花的激情

刘荒田

致。放任自流的大自然哪里来的“一律”？可是自然界的“粉丝”隔着路障向偶像欢呼？好厉害的崇拜之“浪”！

停下脚步端详，它们都朝向西偏南。春季一开就占据路旁所有空地的黄婢花也这样，每株都“一律”向着同一方向，这里头想必有光合作用上的讲究。眼前的一丛，“委身”更加彻底，因而更加抢眼。我将这一画面喻为：妃子们竭尽全力地施展媚功，而所有从她们前面路过的人，都自动升格为

“君王”。我打心底里为花儿惊叹：要动员多少激情，才“拼”出这样划一的阵势？

真巧！我手头的报纸也送到了“激情”，娱乐版有一篇，报道好莱坞喜剧泰斗罗宾·威廉姆斯（1951~2014）传记片即将推出，文中说到，这位以观众的笑声为成功最终标志的天才演员，晚年患上“路易氏体失智症”，思考、记忆、情感和行动都受到影响，忍受不住精神折磨，自杀身亡。他生前这样替自我了断作注解：“失去了那点疯狂的火花，你什么都不是。”所谓“疯狂的火花”，“紫浪”花就是现成的诠释：才华全面的爆发，激情彻底的释放，无处不得心应手，无一刻不酣畅淋漓。一旦失去它，就成了“什么都不是”，唯一的“是”就是死亡。

岂止罗宾·威廉姆斯，多少人要面对“失去疯狂的火花”的坎关？这就是致命的纠结。人生须有志向或目标，这还有错吗？以文学写作者而论，他们中的明智者，为了创作遭遇瓶颈，受众日逐缩小，提出“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口号。对“收获”（即：作品被报章、出版社、网刊接受与否，销量、点击率高低是低，参赛是否上名次，是否被影视业购买版权；有心问鼎诺贝尔奖的，还关注是否

被大牌翻译家看中；在乎身后名的，叮嘱弟子在他归道山后删掉不利于他的网文，如此种种），但充其量是刻意地“不问”而已，丝毫不上心是不可能的。

那么，能不能像路旁的花一样，把“盛开”作为唯一？这种花没有果实，是老天爷注定的，它的“收获”问也白问。一旦达到这个境界，疯狂的火花消失之后，也不是非死不可。

这么一来，禅语的三部曲：“见山是山，见山不是山，见山还是山”，含义成了这般：第一步，无论干什么事，关注的是它本身；第二步，关注“事”后面的“意思”，如牵着儿子上幼儿园，想到养儿防老；写第一封情书，想到生儿育女；被熟人请上茶楼，担心彼借债或强求自己当担保人；第三步，只在乎过程，和孩子搭积木，欣赏其趣味；谈恋爱，痴迷于情话和接吻；交往，享受友谊的贴心，旅游的愉悦。

越到理性与意志对行动与肉体的控制减弱的老年，抵抗功利主义至关重要。在利益圈浸淫的中年所造就的世故，核心是“事功的结果”。一旦结果不理想，就充满挫折感。

1975年9月，我从上海二医大毕业，与同学谢白玲一起志愿赴藏。当年12月7日，定日县人民医院的老院长用12匹马，整整一个马队，驮上医疗器械、药品、书籍和一点简陋行李，亲自送我到紧靠中尼边境的绒辖区。

绒辖位于喜马拉雅山脉南坡珠穆朗玛峰西南麓，与尼泊尔国交界，是两列青山夹峙中的一片山谷。绒辖沟有一百多里长，老百姓居住很分散，这个地方也很闭塞，从最高处的村庄到尼泊尔边境处的居民点，大约要走两天多。我服务的对象是全部居民100多户人家，512口人，还有驻军。我去之前，当地只有两抽屈药和一位当地的卫生人员。那里的老百姓对现代医学还

人鸟是死的还是活的。老人毫不犹豫地：“孩子，我要是跟你说那只鸟还活着，你就会把手握紧，把他攥死。我要是说鸟是死的，你就会张开手，让它飞走。在你的手中，掌握着生死大权。”

在你的手中，握着失败的种子，也握着巨大的潜能。你的手拥有能力，但是必须要去运用，而且要正当运用，才能获得应得的回报。

控制自己的生活

孙宝成(编译)

不解：“饭店师傅不能等我们吗？”“师傅下午两点下班。”“和老板商量一下，就说我们是上海专门过来吃老鹅汤的。”回答是不行的。“还有，你们明天也无法吃到鹅汤，因为周末全部订满，只能安排第三天了。”没有想到，这老鹅汤竟然如此吊我们的胃口。

好不容易到了第三天，大家催着早早出发。一路上“老鹅汤美食村”的指示牌在闪现，在含山工作了五年的伟明介绍，今天去的这家是整个“老鹅汤美食村”人气最旺的。我们的车开进“三口塘老鹅汤”四合大院，才发现这里早已人

千呼万唤“老鹅汤”

郑自华

声鼎沸，用摩肩接踵来形容并不为过，停放的小车有二三十辆，有不少还是上海牌照的。即使这样，还是有车不断开进来。老板不停地向未预约的客人打招呼：“全部客满，明日请早。”

我们这个包房有4张桌子。落座半个多小时，一辆食品车推了进来，服务员从高压锅里盛了满满一大海碗的鹅端上桌，顿时香液四溅，大家赶紧盛汤夹肉，迫不及待品尝了起来，等到鹅全部被消灭，才发现一共盛了五大碗，可桌上的其他菜基本上没动过。

究竟味道如何？一句话，千里迢迢为了“鹅”，千呼万唤老鹅汤，不虚此行！

夜光杯

边看边聊

为『联盟』叫好

童自荣

他三省各种戏曲的爱好者，也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听到自己喜欢的戏种。

写到这，不由想到了我们的语言艺术。语言艺术中，占相当分量的朗诵艺术，在今天这个社会亦可以大有作为。

朗诵可以提高自身的修养，净化社会风气，也可以让大家更向往崇高，向往为人民服务，远离浮躁。喜看这几年朗诵之花已在遍地开放，我不免有这样的冲动，借着三省一市都分别拥有了类似朗诵协会这样的组织的东风，何不在语言艺术这个层面也来个大连通，比如打出“朗诵群英会”一类的品牌？上月初我去参加南京方面主办的朗诵活动，有朋友就提及，是否可以组织个长三角地区的朗诵汇演。现在看来，这样的设想完全是可行又美好的。

我想，长三角朗诵队伍力量是相当雄厚的，除了大量专业舞台演员可作骨干，外围的“票友”、爱好者更是不计其数。前者起带动作用，后者则可多听取大师哥焦晃老师的忠告，多学习、接触、研讨，天长日久，一定能让朗诵艺术的天地越来越宽广、健康、富有魅力。

说我是个理想主义者我亦不反对。但不管是文学、戏曲还是语言艺术等方面，我们的共同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营造中华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我深信，这样的愿望一定能够实现。

基本上没多大接触。开始时我给病人打针，他们常常想不通：“我明明头痛，安姆吉拉（藏语‘医生’）你为什么不住我头上打针，反往屁股上打？”

我在那儿是个全科医生，因为就我一个大夫，内外妇幼骨科，样样都得我来干。有人砍柴从山上摔下来，颅脑外伤、血肿，我也得处理。病人骨折了，我就马上要劈开木材给他做夹板支架。有时还要应付各类手术。

一天我在一个半山腰碰上一个人，他砍柴时斧子头突然掉了，飞到半空掉下来，斧刃恰好砍在小腿上，膝关节下面皮肉都翻开来了，血止不住，只有马上把它缝起来。我是路过，根本没带药包。怎么办？幸好，他们找来一根大号

七夕会

湖心亭和九曲桥(钢笔淡彩) 王世安

团队都配有足够的医疗力量，但有时也有零散人员突然发病，或随队医生处置不了的危重病人也会送到我们定日县人民医院。我们救治过不少外宾，渐渐地，媒体也报道了我们。世界登山界和新闻界都知道中国定日县有一支志愿的登山医疗救护队，称我们是世界之巅的英雄医生。

当地的百姓，淳朴厚道，虽然环境艰苦，但我对那段生活很留恋。老百姓对我很好，一天到晚“安姆吉拉”“安姆吉拉”地叫我，还给我起了个藏族名字“尼玛维色”，意思是“太阳的光辉”。

离开西藏时，老百姓和同事们都不舍得，我也很难受。临别时喝了送行的青稞酒，一路哈达一路泪。我把我在西藏十多年攒下来的几万元钱留给了定日人民，只身飞回内地。我对自己一路走过的路，不但无怨无悔，而且深感珍惜和欣慰。也许我们走的路，在现在的年轻人看来有点奇怪，甚至难以理解，但正如作家梁晓声说的那样：我们是时代的活化石，我们是独特的一代，无论别人说我们好或不好，“独特”本身就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荣耀。

珠峰脚下行医记

李克明

珠峰脚下



舞，且由衷为此喝彩叫好。同时，联想到其他一些文化事业，是不是也能“联盟”起来？

首先就是戏曲事业。人所共知，江浙皖沪三省一市，是众多戏曲品种的发源地。如江苏的评弹、锡剧，浙江的越剧，上海的沪剧，安徽的黄梅戏等等，资源之丰富足以令我们引以为傲。尽管前辈们，如评弹演员蒋月泉、严雪亭、张鉴庭，沪剧演员王盘声、袁滨忠，黄梅戏演员严凤英、王少舫等等，都已离开了我们，然中年一辈的许多演员，依然在传承和坚守。我接触过一些越剧演员，如浙江的茅威涛、吴凤花等，她们最可贵之处，就是坚持一辈子就做一件事，痴迷于自己的事业，从不厌倦懈怠。有这样的精神境界，有这些中坚力量，各类戏曲事业是有望永葆青春活力的。试想如果三省一市的戏曲也能有个类似文学联盟这样的平台，促进彼此的交流，互相助力、共同发展，岂非是一件大大的好事？比如我一向向往能多多享受到扬州评话的艺术魅力，如能有大联合，那么我们上海的电台同样可以多播播扬州评话。同时，其

罗宾·威廉姆斯如果想到，到没法逗引大家发笑时，对着镜子笑有何不可？连对自己也不笑，又坏到哪里去？

这么想了一通以后，我对墙壁下成阵的“紫浪”，致以深深一鞠躬。

缝衣针，再拿了自己手搓的羊毛线。没有消毒的东西，就问老百姓借白酒当消毒剂，刷刷几针缝好，压迫止住了血，过后再拿药来给他处理。当地百姓过去从没用过抗菌药，所以不管是磺胺类的药还是青霉素之类，一用就灵。

最有趣的是，一天夜里，一个村民仓皇跑来喊我：“生不下来了，生不下来了！”我以为来了个难产妇，抓起药包就跟他跑去。不想他把我带到了牛圈，原来是母牛生不下小牛。我又气又好笑。不过既然半夜漆黑那么多路都跑了，牛对农民也不是件小事，就当一回兽医吧。幸亏那天我带的催产素多，牛的剂量要比人大30到50倍，我用一个最粗的针管，给母牛打了针催产素，观察到天亮，小牛终于生了下来，我也松了口气。后来，这件事在老百姓之间传开了，我也不得不找来兽医书自己钻研。

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坐落在中尼边境，中国一侧就在我们县。定日县的绒布寺在珠峰脚下，海拔5000米，是世界海拔最高的寺院，附近已成为世界珠峰登山运动的大本营，也是世界旅游的热点。一般，各国登山队或旅游

七夕会

七夕会

七夕会

七夕会



湖心亭和九曲桥(钢笔淡彩) 王世安

湖心亭和九曲桥(钢笔淡彩) 王世安

湖心亭和九曲桥(钢笔淡彩) 王世安

湖心亭和九曲桥(钢笔淡彩) 王世安